



柏林博物館行腳

文·林頌恩

柏林，這個有著媚惑吸引力的博物館之都，對博物館人而言是一處讓人忙於流連的必訪聖地。柏林有著各式各樣博物館，不管是大型公立館或企業館、小型私人館或主題館，有的歷史悠久訪客絡繹不絕，有的才剛成立但是迅速建立良好風評，可說各有各的特色，絕對值得多花時間到任何知名與不知名的館舍參訪，幸運的話還可以進一步跟上他們的教育活動。以下即從三間博物館的展覽、導覽，一窺柏林博物館的多樣性與立館精神。



大麻館簡潔有力的展品擺法

大麻館

大麻館是個典型的一切自己動手製作的小館，室內陳設完全以人力苦力做成而非以財力物力堆砌出光鮮的表相，而能讓人直接看到一個展覽之所以是展覽那生猛有力的本質。這個館以它原有的建築格局限制，在一小間又一小間的穿堂空間中，分隔成一個個具有脈絡、圖文、物件與裝置的小展場。

主題先從麻與人們的關係、歷史談起，有關麻的各式功能、用途與使用方式等等，兼具植物教學與人類歷史文化的知識性與趣味性。例如人們使用麻繩編結的各種形式、用哪些工具取纖維梳麻做成麻繩球或混和成泥草磚蓋房子、如何取麻籽做各式料理，也展示各式麻製品與麻織品及其混紡比例。此外還有一間小小的室內溫室，可以真正看得到植物的生長與構造，這大概會是對小學生來說感到非常興奮的地方。

照理說，一般人聽到大麻，第一個反應就跟毒品畫上等號給予負面的標籤。這個展館，就是要從各方面來呈現麻的多元化與存在性。因此展的前端先從亞麻、黃麻這類普通人聽過但還不怎麼熟悉的麻親麻戚說起，之後也從化學、醫學的角度介紹大麻，讓人驚訝原來那麼多藥品都跟大麻有關。同時也介紹在歐洲以外地區的人們例如印度、各洲原住民部落等地，在他們的文化如何應用大麻等等，觸及了大麻廣為人們運用的無國界普同性。

當然還有所謂較具爭議色彩的主題區塊，例如大麻煙草、政治抗爭等。這裡展出許多喜歡吸嚼大麻煙草的名人圖像與他們的創作，頗有同好俱樂部粉絲擁護者共聚一堂的感覺，當然各式煙斗、煙管等小巧珍奇的實物也是琳瑯滿目。還有一間展示室也介紹了長期以來大麻與革命份子、無政府主義、嬉皮、社會運動等這個部分的密切連結性，同時也有議題性的裝置作品，讓人能夠感受到大麻這特殊的植物所連結出來背後奇特的脈絡，是怎樣吸引著一群具有同樣想法的非主流人士在串聯奔走。

這樣的展覽理念，有點像針對青少年進行性教育說明，當人們越讓這個主題保持神秘而不去說清楚，就很容易讓人在接觸的過程中產生錯誤的認知。與其如此倒不如把它的各面向不管是正面負面都攤出來說個清楚，當人們有了更多的資訊與認知，就擁有更多拿捏的分寸。想來這館旨不在鼓勵人們吸毒，而是希望一般大眾不要因為對大麻的錯誤資訊就直接否定它



大麻館非常克難的影印式展板



大麻館展場一角

的存在，同時也否定這群社會運動者的努力。那麼不如乾脆提供一個空間讓大家認識大麻，也讓這個館成為這群運動份子一個聚集與運作的實體空間。

然而更讓人有所感受的，是它的展示手法。這裡的一切都不是花錢堆砌出來的，事實上也沒能耐外包給廠商大手筆做展，完全是手工打造，典型的沒有錢但是很有心。從頭到尾沒有一張專業輸出的圖文看板吊置，相關文字說明、標題等都是打字列印再裁剪貼到板上再用塑膠片裱起來；沒有真實的相片，沒關係，書上影印下來的圖照貼，一樣達到說明與展示功效；沒有標示物件號碼以對應說明的壓克力或金屬製數字碼，一樣用打字方式剪成小塊數字方格擺在旁邊，就連箭頭說明也都可以用白紙剪出來。

只要是做為一個展示與展場的元素，這裡都已具備，讓人無法挑剔它不是一個展，或者否定它不夠格稱為博物館。因為



大麻館的大麻栽植區

(警語：在台灣私自種植大麻屬違法行為，切勿以身試法)



它就是一個靠自己力量活得人窮志氣高的小型博物館，財力或物力的不足也無法減損它身為博物館的意識與地位。比起許多要靠錢砸製參養才能苟延殘喘的大型博物館，大麻館就像個沒鞋穿但是光著腳也要盡力飛奔的博物館，讓人對它的氣度與意志感到敬佩。

返折轉進另一個空間，是這館的小賣店，大麻館裡頭能賣些什麼呢。剛從地下室劇場兼吧台空間上來顧店的年輕人，招呼客人嚐嚐糖炒亞麻籽，吃起來就像甜甜的碎堅果，原來這樣的產品也能開發。然而這店裡能賣的東西可多了，光是食物方面，就有亞麻油、大麻茶包，就連義大利通心麵也有麻粉成分，看起來簡直就像樂活族綠色消費的有機食品。此外還有各式飲品，讓人不禁想嚐嚐會是什麼味道。這些食品基本上不太可能是由博物館獨資開發的，推想該是將相關麻產品的通路彙整在這裡，形成類似主題產品的窗口。其他方面也有相關書籍、海報、飾品，當然諸如切格瓦拉等革命偶像的臉譜與標語等標示這館精神重心的貨品也是不可少的。

然而對於這樣一個館到底是如何營運，倒是令人關心的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小館能單靠門票與賣店營收存活，即連大館也是如此，那麼大麻館要如何在眾館林立的柏林殺出自己的生路呢？年輕人表示，這裡是由民運團體所經營，在只有理念沒有財力的情況下固然很辛苦，可是倒也集結了許多致力於這理念的夥伴們雖苦猶樂地一起努力，此外跟其他友善團體的連結也很重要。身為私立小館，儘管宣

傳方面比較吃虧，但是他們也跟其他私立館聯合辦活動，或是搭配柏林一年一度聯合各博物館的活動例如「長夜」（Lange Nacht）等節日進行夜間開放，借力使力順勢吸引更多遊客。平常他們也跟學校導覽結合，以此進行戶外教學，引導學童更認識麻的多面向。地下室的吧台則提供另一個營收來源，特別是有節目演出的時候。他們覺得以劇場方式透過演出與故事來向人們介紹他們的理念，是個能讓人更深刻經驗與感受這個館存在宗旨的方式。

「不然呢，人們往往是進了館就出了館，不會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當我們可以給他們很深刻的感受，來過的人就可以更了解我們在做什麼。」年輕人這麼說。

年輕人的話，對許多小館經營者其實很有啟發性。不少部落或社區型態的小館，包括一般的原住民文物館也是，往往僅具備展示空間的陳列物品，還沒有辦法思考到，如何透過這類物件與圖文，去述說一個具有脈絡的故事，讓來到這個館的人認識部落的多樣性與想法。特別是在操作上要怎樣才有辦法觸發人們對你這部落所致力堅持保存的文化或議題等等產生感動，好讓他們把這印象留住而能成為你部落在外界走動與宣傳的一個個活口碑，諸如此類的想法都還很欠缺。

經營一個館，不只是維持它最低度的開放或是有人來才帶一圈的導覽，還要去思考怎樣把館的理念、地方的想法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去跟其他團體、資源等做串聯性的連結，才有辦法讓這個館的存在，在操作上成為部

落社群對外呈現與接待的窗口。如果不去思考這個部分，那麼展場的文物就永遠只會是擺在那裡的死東西而已，沒辦法成為更進一步得以觸發他人的媒介。

大麻館的例子，不僅讓人看到了沒錢也能做館宣達理念的意志力，也看到了主題小館如何以小搏大好好發揮特色的可能性。更讓人對於如何以展館促進分享、溝通的能動性，又有了另一層深刻體會的經驗值。

達雷姆兒童館

位於柏林市郊達雷姆博物館(Dahlem)，是個在宣傳與自我定位上以「聚集世界文化與珍藝之處」而自豪的國際民族學名館。而附屬於該館之下的少年館/兒童館(Junior Museum)，則是如此區隔自己在柏林諸多兒童博物館的定位：

「在柏林，有不少以孩童為參觀對象主體的博物館，然而只有達雷姆這個兒童館在屬性上以民族學為主……」它的常設情境體驗主要以撒哈拉沙漠、澳洲巨岩烏魯魯(Uluru)為主題，可以看得出來，該館企圖在這個歐洲大都會當中帶給孩子們不一樣的觀點，去看待不同環境下人們的生活行事。

傳單上寫著「進入這個空間，脫掉鞋子，體驗走在沙漠上的感覺……」孩子們赤足走在沙子上的照片，很吸引人也想體驗看看，同時令人好奇，在這個冷冽的城市要怎麼做出在沙漠的感覺來引導孩子們的參與。兒童館平日以學校團體為主要參觀對象，周日下午兩點則提供「穿越沙漠(Ab durch die Wueste)」的教育導覽體驗，歡迎家庭帶著5-12歲的孩童參加。

兒童館的地下室，不到下午兩點鐘，行事準時的德國人早已聚集了多對親子與祖孫。館員非常親切也非常專業地開始這場活動的暖身介紹。她首先詢問小朋友對沙漠的一般認識，很快的孩子們就展開了例如「駱駝」等等開放式回答的字眼；接著她帶孩子們觀察牆上的掛圖，引導孩子們認識自己國家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基礎地理環境，還有關於澳洲原住民的事情，讓孩子們知道待會要去的地方跟自己生長的地方有哪些相同與不同；最後，就是讓大家最興奮的出發時刻，這位大姐姐發給每位小朋友一個很像探險專用的救難百寶箱，讓孩子們可以揹在身上進入沙漠，似乎想藉由攜帶這不尋常的小型裝備所帶來的變裝效果，讓孩子們產生即將進入一場不尋常之旅的心理準備。



館員介紹沙漠民族



在沙漠中寫學習單



攀登巨岩



兒童在巨岩週邊進行探索





兒童館穿越沙漠之前的世界地圖導覽

回到樓上的入口處，把鞋子脫掉放在鞋櫃，門簾一掀，彎身進去，裡頭真的是個幾可亂真的小沙漠。牆上一片無垠的沙漠大圖輸出，連結地上真實的沙子，一旁玻璃櫃擺放的是沙漠民族的衣飾與用品，對面是處水井，井旁還擺了取水的桶子。孩子們進來可樂了，一窩蜂就鑽進帳棚裡看起電視裡對沙漠生活的介紹。館員也不急著叫孩子們集合，待他們適應了這新環境，才叫他們到中間隆起的沙丘坐下來，開始介紹人們如何在沙漠生活。

這裡的人需要什麼呢？怎麼打水呢？這些都由小孩子來回答與操作，館員也把用動物皮囊做成的水壺拿出來講解，讓小朋友感受沙漠民族善用周遭自然資源的智慧。那麼在這風沙很大的地方，要穿什麼衣服呢？馬上就有好奇心強的孩子舉手，由館員幫忙以長巾把他的頭部纏繞起來只留下雙眼的位置，就像圖阿烈格(Tuareg)族人的裝扮一樣。然後我們移動到了沙漠綠洲的市集，這裡是沙漠民族物品交易的中心，有許多他們生活中必要的物品就擺在一旁，其中最重要的是鹽。經過解說之後，小朋友就要開始寫學習單了，原來那摺在身上的百寶箱，裡頭放的是學習單跟鉛筆、擦子。孩子們可是七手八腳認真找起答案來，好些個爸爸與媽媽也熱切參與其中。

沙漠之旅結束後，轉入的展場是澳洲烏魯魯巨岩的場景。當然這場景不可能做到很逼真，但卻是孩子們可以輕易親近的高度。大家一起爬上去坐在巨岩上，聽館員講故事、解釋當地原住民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尋找食物，例如蜜瓶蟻，巨岩底下不斷重複播放的短片就呈現他們如何取食的過程。小孩子也開始在這空間四處亂竄查看各式線索寫起學習單，找找看蜜瓶蟻在哪裡、翻翻看有哪些工具可以求生、聽聽看袋鼠跳躍與呼吸的聲音。簡而言之，這個情境體驗就是滿足孩子喜歡翻箱倒櫃滿場跑的天性來做設計。此外還有一處黑洞，取名為「夢境時分」(Traumzeit)，這與澳洲原住民慣從夢境獲得啓示與行事的傳統有關。館員歡迎孩子們於活動結束後再回到裡頭睡一下感應看看，事實上裡面還有影片播映。

穿過通道，我們又回到了柏林。這裡是孩子們習以為常的景象，到處都是車子、工廠、工地、高樓、科技、電訊等以網路串起的世界，在這裡館員做了最後的結尾，邀請孩子們思考他們到過的地方、所體驗過別人的生活，最後再來想想看自己所處的環境與生活。通常孩子的反應會是如何呢？館員表示，許多孩子參加過這場導覽之後，還會不時回來這裡，要到他們的沙漠與巨岩去探險，他們相當喜歡這種能夠自己發現事情、自己動手去處理去享受的環境。

而根據吊掛在樓梯口的文字紀錄所顯示，有位12歲的女孩在接受館員訪談時這般回答：「當你住在柏林，想要做些什麼

的時候，總是那樣能夠按照你所想要的得到你想要的。可是當你來到了這個地方：當你需要點什麼的時候，必須自己想辦法把它從另外一個什麼東西裡頭生出來、做出來。想要做點什麼東西這樣的感覺很好，當你住在沙漠，你會有很多想法。」

也有孩子這樣告訴爸爸：「柏林是很漂亮很舒服啦，可是我們寧可住在沙漠。」這樣的反應讓家長有所醒覺：「我們身處於諸事機械化的環境，但就認知而言，這樣的世界並不見得給人帶來心靈上的快樂與富裕。」住在要什麼就有什麼的舒適環境，而忘了如何在一個自然環境去善用資源面對挑戰，這是現代人已經被弱化的能力。事實上這也是教養孩子們最需要的：讓他們有機會真正運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動手去尋找材料解決生活需求的問題，這是孩子們最享受的過程，而不是倚靠現成品或現有方式去敷衍了事，難怪孩子覺得都會生活太無聊，而嚮往住在沙漠的日子。然而那其實是源於人類對於探索自我與處理內外需求的本性，而這樣的鍛鍊同時也是裝備孩子如何面對未來人生的挑戰。

成長在被物化的社會，若能有機會這般體驗其他不依賴太多高科技少數民族的生活智慧，這對人人而言都該是一種美好的學習，也能對他人的生活模式有更多寬容的理解與適應。一座以孩童體驗為考量的民族學兒童館，確實是在為世界大同的理想在散播種子。

當然，沒有人知道，參觀此地兒童館的孩子，在未來是不是真的會因為這種童

年種下的嚮往而實地造訪沙漠或岩壁去體驗當地生活。然而這個館讓人看到的是，她在多元文化的努力與企圖，是如何想要為孩子們的世界觀多開一扇窗口，多讓他們認知：人，都是一樣的，但是因為生長在不同環境，所以有了當地特殊的文化而可以與人共享。

安妮法蘭克中心

2006年開館的安妮法蘭克中心(Anne Frank Zentrum)，經營不到一年，名聲立刻扶搖直上。眾所皆知，阿姆斯特丹那處藏匿安妮家人的安妮法蘭克之家(Anne Frank Haus)所具有的老字號歷史感及現地真實感，是絕對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安妮法蘭克館可以比得上的。那麼在德國這首善之都，還能以安妮為主題做出什麼樣的館與展示呢？

安妮法蘭克中心位於年輕人愛聚愛逛的哈克薛市場(Hackescher Markt)附近，座落在巷子尾端建築樓上。沿著以各國文字書寫安妮名字的階梯層層往上，就來到了只有一層樓的中心，是個右眼看過去左眼望出來就可以結束的小場地。即使來到了現場，仍不免令人狐疑，在這小小的地方，要怎樣以此一普世關注的主題，作出一個像樣的展呢？



安妮館各種語言版本的安妮日記收藏區





安妮館當代柏林青少年的自我介紹

經過右側服務台，首先展場右邊上方一一以紀元年份標示，對應牆面輸出的年代照片以及下方的相關物件，例如成長於納粹時代的安妮，各階段年份有哪些相對應之事，成長期間的照片以及所寫的日記。大部分有關安妮的物件借自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之家，其他則搭配該時期應景的歷史物件，沒有華炫的裝置，整體設計猶如小巧精緻的麻雀般五臟俱全，予人簡潔舒爽的感覺。繞過這處小展場來到左側，則是可供人上網查詢、瀏覽有關安妮相關網站資料的電腦站。這邊還有留言區，可供觀眾抒寫觀感心得。

來到隔壁的展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左右兩處類似透明塑膠帳篷的裝置，繽紛的色彩與跳躍的文字穿透這三角錐狀的小小空間，裡頭完全沒有傳統認知所謂展出時必有的相片與物件。一走進這空間，電視銀幕立刻呈現一名青少年侃侃而談的影像，還沒告一段落，緊接著另一邊的電視銀幕也出現另一名青少年自我介紹的影像，就這樣令人忙碌地轉來轉去，一共介紹了五名處在今日柏林時空的各種族青少年，結合訪談影像與他們日常生活的影

像，介紹他們這個年紀的經歷與想法。

例如一位來自喀麥隆的16歲黑人青少年，由於雙親再也無法照顧他，於是他來到德國與姊姊住在寄宿單位。在這裡，他喜歡跳舞，也覺得當他在舞蹈之時以身形移動與人溝通，是最能表達出自己想法與存在的方式，因此他喜歡舞蹈；另一位13歲的回教徒少女，通曉土耳其文與阿拉伯文，非常喜歡她的文化，但是不戴面紗，因為她認為這樣的穿著妨礙運動……而這當中還有一位很特別的青少年，以黑白照片與配音出現在影像中，她是安妮。她說，讓她自由自在的存有，就感覺一切心滿意足；她很清楚自己是一名女性，一位有著堅強內在與勇氣的女性……

另一邊的帳篷空間以藍天白雲為意象，有六個電視銀幕，這五名柏林青少年靜靜閉起眼睛，當銀幕開始放映他們的影像，他們就闡述著對未來所懷抱的夢想：例如這名回教徒少女最想做的是當一名警察、打擊犯罪，然後也希望遇到一名與她相愛的人共度一生。當然，安妮的夢想也在其中，黑白照片中的她以興奮又怕受傷的聲音訴說她的渴望：「通過寫作，我就開始了一切。我的憂傷消失了，我的勇氣也再次甦活昂揚。但這可是個大問題，我有可能寫出暢銷作品嗎？我會成為記者或作家嗎？我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通過寫作，我能把一切心中的想法、理想以及幻想通通表達出來。」

原來，這兩個空間在述說的，都是屬於這個年紀的青少年對於身處在世界之中對自我的看法。他們談論曾經圍繞在安

妮日記中的主題：有關自我認同、族群意識、未來夢想等等，這一切使得「那名」猶太少女「安妮」再也不遙遠，她只是所有青少年當中的一名縮影，就與你日常相見的「這位」鄰家少女沒有兩樣。因此安妮對於人生所懷抱的夢想與未知、勇氣與不安，就如同這個階段所有的青少年男女一樣，他們，都是安妮；而安妮，也是他們。

如果把安妮放在這個位置，那麼安妮對於這個時代所要給予的訊息，就不言自明了。在另一邊的展板文字，一名叫Maria的少女，就很高興男孩子以天色晚了女孩子不適合在外逗留為由而命令她回家，或是該做這做那，她說她不需要也不想讓別人用他們的想法去告訴她該怎么做；名叫Esther的少女更進一步地指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信念與信仰。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就因為你相信這樣而成為那樣，所以呢你不如我們，沒有我們這麼優秀……」

放大一點來看待，安妮，不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受到人們以非我族類的意識形態排拒，而遭到行動上的實際迫害嗎？！希特勒以猶太人是劣等民族而展開種族滅絕的大屠殺，是一種極端的迫害，然而對比於日常生活中，我們所謂成人、權威者，是如何以自己的意見與意識，在對待與我們想法有所不同的青少年與他者呢？或者，我們也各以自己的優勢、階級與權力，在壓抑、迫害身邊週遭比我們弱勢的人們呢？如果拉到今日的台灣，那麼安妮，是不是可以是勵馨基金會照顧的雛

菊少女，有著亟待保護與孵化的夢想；安妮，也可以是來自偏遠地區有著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結構下生長的少年，如何奮力地想要突破限制去追求他的夢想……

然而更廣泛的說來，安妮，也可以不只是青少年階段的安妮，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那位懷抱年少夢想的內在青少年，卻在成長過程中遭遇他人加諸己身或將惡意評判內化、或屈服於現實以致夢想折翼的自我。我們與安妮的最大不同，就在於我們還活著，只要生命還活著，就還有很多可能。當我們心中的安妮沉睡不起，生命不再散發光與熱，我們是否更該珍惜他人內心仍舊活著的安妮，或是找回能讓自我再次感動的夢想，去實現自己在世時仍想盡力一搏的那個安妮之心呢？

這個展場，擁有許多令人感動的質素在當中。原來，展場的大小，並不重要；展件的充足與否，也不重要；物質條件的堆砌，盡皆表相。一個展要能產生引人入勝、繞樑三日的深刻思考，最重要仍在於觀點。若能擁有可以鮮明切入的觀點與立場，那麼什麼樣的限制，都不是限制。更重要的是，這個觀點可以連結一個永恆的主題，貫穿今日世人的追求與思考，那麼這個展的價值就不在於只是對安妮的緬懷與追念，更重要的是延續你我身上都有待被激勵的勇氣與精神，也提醒你心中莫以意識戕害他人夢想的成長，那是安妮短暫的一生所要留給世人最大的資產與省思。

（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